

從香港到維也納 夏季音樂瘋

創建於1498年的維也納兒童合唱團，是享譽世界的藝術團體，也是公認的奧地利文化瑰寶。這個夏天，維也納兒童合唱團音樂學院基金將主辦「維港音樂節」，透過一系列演出及交流活動，展現香港和維也納兩地的音樂魅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璋 圖：維港音樂節提供

「千人交響曲」震撼維港

出生於香港的曾智斌，在維也納生活了超過十五年，2013年起成為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的駐團指揮。作為今年維港音樂節的藝術總監，他希望透過音樂將這兩個城市聯結在一起，不僅將維也納的音樂文化帶到香港，也為香港的傑出演奏家提供海外表演機會，在維也納展現香港風格。

音樂節中的重頭演出，是馬勒的《第八交響曲》。這首曲子首演於1910年，其編制巨大，樂團加上合唱團，總人數超過一千人，因此也有「千人交響曲」之稱。曾智斌說，選擇馬勒八，乃是因為其所傳達的意義。「《第八交響曲》裡面的文學，第一部分是歷史悠久的拉丁文宗教文本；第二部分則是歌德《浮士德》的最後一幕，在當時而言是非常現代的文學。在這首曲子中，古老與現代通過音樂聯結在一起，宗教與世俗被擺在一起。就像維也納與香港，也是古老傳統與當代摩登的結合。」更何況，通過這首大編制樂曲，可以讓眾多香港藝術家與維也納藝術家共同合作演出，其交流意義非凡。

這場將於8月底亮相大會堂音樂廳的音樂會，雖然演出者不足千人，卻也規模龐大，超過250人的陣容，包括享譽歐洲的阿諾德勳伯格合唱團、維也納兒童合唱團；國際知名歌唱家Anna Bax-ter、Christina Baader、Vincent Schirmmacher、Klemens Sander以及本地歌唱家葉葆菁、鄭勵齡、張吟品、黃日珩等。

香港演奏家亮相維也納

音樂節中的「香港節」則將香港藝術家帶到維也納。8月中，一眾音樂家將在維也納MuTh音樂廳集體亮相。開幕演出為馬勒的《大地之歌》，馬勒是維也納的著名音樂家，選擇他的作品自不意外，但特別的是，這版《大地之歌》將由歌唱家梁寧及Justin Lavendar以廣東話演唱。原來，《大地之歌》的歌詞，採用自詩人漢斯·貝特格的意譯詩集《中國笛》中的七首唐詩，雖然譯文已與中文原詩相差甚遠，但仍是馬勒與中國文學的一次跨時空相遇。2005年，《大地之歌》就曾有過廣東話演唱版。當時是新加坡

交響樂團邀請伍日照將其中涉及的中文原詩（《悲歌行》、《效古秋夜長》、《宴陶家亭子》、《採蓮曲》、《春日醉起言志》、《送別》）重新入詞，由梁寧與莫華倫演繹。曾智斌認為，《大地之歌》意義特別，廣東話的演唱版本將維也納和香港文化在音樂中聯結起來。而這次的指揮蔡敏德則認為，多年來，觀眾並不是很覺察《大地之歌》的文本乃是來自中國的唐詩，而廣東話的聲調是最適宜朗誦唐詩的，這次前往維也納演出《大地之歌》，正好讓聽眾重新發現馬勒與唐代的這一段緣分。

香港節的另一個演出，是頗具特色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馬拉松」，兩天的時間，每天六個小時，包括李嘉齡、李偉安與楊習禮在內的九位香港與維也納的演奏家將輪番上陣，將貝多芬的整套共32首鋼琴奏鳴曲盡數呈現。「維也納有很多傳統活動，比如the long night of music, long night of church, 或者long night of museum。做法就是整晚地開放博物館或音樂廳，人們出出入入，到處是活動。從這個啟發靈感，我們不妨可以做做，兩天的時間，每天從下午6點到半夜12點，人們可以出出入入，去聽貝多芬的奏鳴曲。」曾智斌說。李嘉齡就認為，該演出既有趣又頗有挑戰。「貝多芬的奏鳴曲貫穿他的一生，是鋼琴學習者繞不過去的重要作品。」這次她會挑戰其中的七首。

除此之外，香港節還將舉辦「中國夜」演出，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樂小組，獻上多首原汁原味的中樂作品。著名水墨畫家周恆更以演出中的廣東音樂《雨打芭蕉》為靈感，作畫一幅供慈善拍賣。而中樂演出前將特設工作坊，讓維也納的小朋友近距離了解中國樂器。

體驗維也納音樂課程

除了音樂會，維港音樂節的重要部分，還包括透過一系列活動，促進兩地音樂人，特別是音樂教育者之間的交流與學習。例如音樂節將舉辦「師資培訓交流團」，帶本地音樂老師及學生前往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的訓練基地，跟隨該團的藝術總監及指揮進行密集式訓練，再將這套方法帶回香港，融入日常教學中。



■歷史悠久的維也納兒童合唱團一直被公認為奧地利文化瑰寶。

維港音樂節執行總監、維也納兒童合唱團音樂學院基金董事區藹芝向記者介紹，早在2014年，維也納兒童合唱團音樂學院就已經在香港成立，將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的音樂教育體系運用到香港。「從那時起，除了不定時的交流活動，已經有維也納合唱團的老師在香港教學。課程的對象是1歲至14歲的兒童，大部分課程是在學校中進行，所以大家可能覺得沒有見到一個單獨的學院或者學校，而其實整個教育體系已經在香港實施了。」這次音樂節的開幕音樂會《聲空之橋》，就由維也納兒童合唱團香港課程的學生、導師，連同三個本地合唱團——香港大都會合唱團、The Choristers及香港女子合唱團一起演出，展現課程的教育成果之餘，也讓不同年代、界別的合唱人聚集一堂，展現合唱音樂的豐富面貌。

她亦透露，維也納兒童合唱團音樂學院基金有計劃在香港成立一所國際學校，學校將提供結合維也納兒童合唱團藝術訓練的國際文憑課程。「我們發覺音樂如果只是用課外活動的方式進行，會和學習有拉扯，所以在我們的學校裡面，可以充分發揮如何透過音樂教育去達到學習的平衡。」國際學校會先成立幼稚園和初小部，裡面的整個音樂課程的設計和教學理念都來自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的課程。「計劃正在進行中，最快希望在2018年成立。」

從社會大環境而言，香港與維也納的音樂氛圍很不同。區藹芝也說，在維也納，音樂不只是是一門學科那麼簡單，而是全民的熱情所在。小朋友從小到大都接觸音樂，離開校園後，音樂仍在他們生活的每個角落，沒有離開。香港則不同，「我們把音樂當成是一個課外活動，或者離開學校後就和我沒有關係了，把音樂放低了。」對她來說，策劃維港音樂節，又或是考慮未來音樂課程的移植，都是希望讓社區知道「藝術文化對我們的生活而言是很有價值的，甚至現在的很多不和諧或壓力，也許也是因為沒有了這個平衡。所以如果我們由音

樂藝術學校做起，目標則是整體的全人發展。」

在維港音樂節中，小朋友就可以率先體驗維也納音樂課程的魅力。由7月中開始的「暑期音樂學院」，邀請8歲至17歲的青少年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為期6天的夏令營，屆時，來自奧地利的指揮將親自教授歌唱技巧、視唱練耳、基礎作曲等。完成課程後，還可以參加社區音樂會，與公眾分享學習成果。參加這個課程，門檻會不會很高？「其實和我們辦學理念是一致的，就是不需要你預先考很多的證書啊，或是有特定的訓練背景。反而是沒有音樂訓練背景的人來到我們這裡，是我們的工作來將他教好，用我們的經驗給小孩子啟蒙和發展的機會。」區藹芝強調，夏令營由個人申請，先到先得。而JK and Ingrid Lee Foundation更將提供50個資助名額予經濟有需要的參加者。你還等什麼？



■曾智斌在記者會上介紹音樂會詳情。



■維港音樂節執行總監區藹芝向大家介紹音樂節的教育活動。

敢觀舞台 文：關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關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賞味期限》玩味時間

儘管之前聽過一些好評，但入場看《賞味期限》依然給我一大驚喜，風格別樹一幟。這幾年新一代編舞開始成形，發展似乎也較多面向，令香港當代舞的圖像開始有趣。

《賞味期限》是今年第二個看的黃翠絲與毛維的作品，第一個是香港藝術節香港賽馬會香港舞蹈平台系列中的《地圖》。這次兩人與視覺藝術家周文慶合作的《賞味期限》，卻給人全然不同、煥然一新的感覺。印象中沒見過這般「動物兇猛」的本地舞作，內裡呈現的能量與張力、舞者的默契、與前進進牛棚劇場空間環境的配合，都是難得一見的。

在動作之前，先惹人注意的是時間這重要元素——回想起《地圖》，探討的題材好像不同，但細看也又跟時間有關。《地圖》講述在時間洪流中，步伐急速的城市裡，人如何定位。而《賞味期限》中，時間既是主題，也是演出中重要的元素。首先是演出名稱，「賞味期限」是日語，即我們平常用的「此日期前最佳」，看名字，已叫我聯想起王家衛《重慶森林》或劉鎮偉、周星馳《西遊記》中為感情加上期限的名句。一男一女的演出，自然聯想到男女感情、性別故事。

而演出也先給觀眾一點「時間」的概念：劇場內，只見兩人握着手，相對而立，不動地站了十五分鐘——背後的牆上掛着一隻停在八時十五分的時鐘，而另一牆上的時鐘卻一分一秒地移動。在靜止與運行之間，觀眾靜靜地看他們，看滿地的沙，身心開始暫忘劇場外的世界。演出以沙漏凸顯時間的存在，每一段落也都有期限：在演區中央上方有個盤，注滿沙後便會傾倒下來，如計時器般啟動演出與暫停舞段。

舞作對節奏與動靜的掌握與分配都甚佳，由靜至動，讓觀眾隨着兩人緊張的關係加速投入。當沙盤一倒，懸吊在上的大幕掉下，兩人倒在地上：兀然的倒地與之前的默站對比強烈。倒地後黃翠絲俯伏在地，動也不動，毛維慢慢起來，在台後桌上的花瓶抽出一支玫瑰。毛維以各種方法，讓黃「握」着玫瑰。而黃翠絲像未吹進生氣的軀體，只任毛維擺佈，玫瑰最終沒法留駐在黃的身上。這叫人想到人類之始的亞當與夏娃，又或美女與野獸。這一段黃翠絲要全然放棄控制身體讓毛維操控，又聯想到傳統兩性關係中常見的男女權力關係。

玫瑰象徵愛情——不過有刺！女子甦醒時，兩人的角色／權力關係便起變化。她眼神堅定不屈，把玫瑰的花瓣一



■《賞味期限》攝影：鍾漢榮

片片撕下遞給觀眾，甚至跟觀眾擁抱，這一段的強與之前任人擺佈的弱形成強烈對比。這時全身繫上白漿的毛維爆發，兩人開始搏鬥。

先是黃翠絲手中的玫瑰，然後是一塊豬肉——依然由靜（手握的玫瑰）至動（用繩索吊起的豬肉，因兩人的爭奪而不斷晃動）。這兩段雙人舞甚具爆炸力，他們不是以優雅、象徵式動作去呈現兩人緊張的關係，而是以衝撞式的動作去表現兩人之間的張力，眼神凌厲的對峙，加上在前身是屠坊的場地中爭奪（豬肉），直是現代社會弱肉強食的象徵，描劃的又從男女擴展至社會層次，人際之間的角度。沒有血淋淋的畫面，卻仍然看得人驚心動魄。兩人那些奮不顧身、充滿能量的動作，流暢有致，又顯示了兩人甚有默契。最後，兩人回歸到開場時的姿勢：握着手，這次卻是嘴內含咬這片豬肉。是最終達至和解，還是不得已的選擇？任由觀眾詮釋了。

周文慶的視覺與裝置藝術，在牛棚劇場裡營造出強烈的視覺效果。宣傳中見的肥皂泡，主要在觀眾入場時經過那一條短短的通道，以及毛維臂上「插」了的肥皂泡的翅膀，隨時消失的肥皂泡與流動不定的沙粒，都很能表現「時限」這概念。而遍地的黃沙令演出充滿了泥土氣息，令兩個舞者其後的角力及搏鬥，添加了原始的味道，與劇場的質樸本質又很配合。

2014年首演的《賞味期限》，今年因澳門藝術節委約而得以重排演出，然後在香港上演。再次證明了好的資助及委約策略，是有助舞蹈人發展創作，精益求精之外，還可接觸更多的觀眾。希望他們有機會把作品帶出去，好的作品，應該是沒有期限或界限的。

歡愉樂音與大度境界 ——評呂紹嘉與「廣交」兩巨匠音樂會

中國社會戰場上有儒將，商場上有儒商，如果說，樂壇上亦有儒將指揮，那就必然是現時活躍於歐洲和大中華地區的台灣指揮家呂紹嘉莫屬了。有從事指揮教學的專家指出，傑出的指揮家雙手必須要有豐富的音樂，能夠將自己內心的情感和對音樂的理解用雙手很形象化地呈現出來，將聽眾帶進音樂中去。6月18日在廣州星海音樂廳聽廣州交響樂團的兩巨匠音樂會，指揮台上的呂紹嘉從登台到音樂會結束，整個過程都讓人聯想到這番說話，他不僅雙手充滿豐富音樂表情，全身上下更是混和着節奏律動，而且全無半絲兒壓迫感，散發出來的就是溫文儒雅、富有進取性的書卷氣，好一派儒者的大氣大度！他不僅能將這種氣度融入到當晚兩位德奧巨匠布拉姆斯和貝多芬的音樂中去，更將大家都已是無比熟悉的經典樂曲帶出了亮麗新鮮的感覺。

當晚「廣交」在呂紹嘉充滿音樂形象的雙手手下，將布拉姆斯兩首作品奏出了讓人感到歡愉的樂音。用作開場的《學院節日序曲》奏出了「歡笑」的效果外，接着的《海頓主題變奏曲》，從輕巧清簡的主題開始，八段變奏帶出八段色彩不同，但基本情緒同樣歡愉的音樂；同時，相同的是兩首樂曲的幾段高潮處理，不僅是最後結束時的熱烈完美，還有序曲樂隊全奏《新生之歌》，主題變奏曲的變奏六，不弱，都能發出呂紹嘉雙手要求的強而不粗，細而不弱，熱烈而不誇張，色彩飽滿而不會激情火爆，那可是一種適度的平衡的和諧之美，確是帶有儒家中庸之道的美學觀。

下半場呂紹嘉指揮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對「廣交」的樂師來說，是「滾瓜爛熟」，很易變「油」的樂曲，對聽眾而言亦應是欣賞過不少名家大師演繹的經典作品，但具有儒將風範與氣度的呂紹嘉，仍能以他注滿感情與音樂的雙手，讓人聽完他的「貝五」留下深刻的印象。具體而言，首樂章熟悉的「命運主題」四個樂音的雙手動作，已讓人即時感受到他將動靜結合，剛柔並濟的處理手法融入到每一個樂句，每一個樂段

中。他的動作揉合了中國太極拳和泰拳的特點，幅度變化大且快，很容易便將觀眾的情緒帶動進入到音樂中去，很自然地隨着音樂的變化一直推進到最後強而有力的勝利和弦結束首樂章。

開始時較為平靜抒情的第二樂章，呂紹嘉的動作幅度細得多，速度亦隨着音樂減慢，在他的動作中更能讓人感受得到在抒情中隱藏着力量，雙主題變奏曲的形式，更凸顯出兩個主題與變奏交替的轉折處理，在他雙手手下顯得自然流暢，渾然天成。第三樂章諧謔曲，在全曲最輕巧的樂段中，呂紹嘉的手勢更是變得輕巧無比。

被稱為「凱旋進行曲」的終章，則將呂紹嘉雙手的魔力發揮得淋漓盡致；與命運抗爭取得勝利的雄偉壯麗，和歡樂輝煌，在他棒下爆發出來的過程，是那樣的自然。從幾乎一片寂靜，迅即將樂曲推上強大的高潮音響，亦全然沒有半點渲染，沒有一絲誇張；甚至最後有如排山倒海般的終曲場面，亦沒有暴烈的感覺，那完全是一種充滿大氣昇華而出的大度境界，那是完全沒有血腥殺戮，完全沒有戰爭下才能出現的氣派。

可以說，這是過往欣賞過無數現場「貝五」所未遇上的，或許，這只有在儒將指揮呂紹嘉的棒下才能出現；為此，只能夠相信，呂紹嘉的雙手所掌握着的，是他對音樂的理解，對情感的發揮，對台上樂手與台下觀眾兩者溝通的魔力，無論是布拉姆斯，還是貝多芬，都能在沒有渲染誇張下，表現音樂內在的張力與美感，一點一滴地將觀眾迷醉，「貝五」最後一個強大和弦的餘韻有力地的空間消失，大家才如夢方醒，從呂紹嘉的魔力中走出來，那確是一次難以忘懷的音樂體驗。

最後，返場已多達七、八次了，在仍然無比熱烈的掌聲下，呂紹嘉示意樂團首席亦隨他退場，沒有任何加奏便將音樂會結束。看來這正好讓大家能將此一難忘的音樂經驗，不會被其他音樂抵消下，得以保留着帶回家去，這當會是呂紹嘉不加奏任何樂曲的重要心意呀！

文：周凡夫